

孔孟圖歌

元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3

/





光緒甲辰秋七月

# 孔子孟圖歌

山東全省印書局石印  
濟南同會齋發行

F0153-01



稟請存案  
翻刻必究

孔孟圖歌序

太陽太陰為天上之日月孔子孟子為世上之日月天上之日月明徧庶物世上之日月明徧庶民此吾中國四百兆人於教所由皆自謂宗孔孟矣宜其於孔孟生平事實知之詳而說之長也乃苟執而問之農工商兵固皆不知所對即學士大夫亦往往不能道其詳夫既自謂以之為宗矣乃不知不詳其事實是何異孫曾不知不詳其祖宗之事實也光緒壬寅英大臣駱璧理面向我

中丞郁山周大公祖索孔孟事蹟傳誌

中丞因飭學務處急以聖蹟圖三遷志付之即在遠人猶思知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一



孔孟事實而吾中國為孔孟桑梓顧往往不能道其概恥孰大焉况秦政愚民流毒至今鄉村氓庶封閉持甚尤宜俾皆知尊崇聖教藉以沾濡孔孟之明而自破其愚惑乎方今

聖天

子屢頒明詔諄諄勸興蒙學我東省為鄒魯舊壤尤當首導先路預杜流弊仰副

明詔

撫藩臬道府縣各憲承流不違數頒章程屢行示諭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行尤以德育為兢兢省會郡邑知識大開固已所在感激奮興矣乃吾偏僻鄉村一二田夫野老見聞較隘西學與西教不分反生疑惑謂是為背孔孟而學基督相戒不應大

為蒙學阻力是何不明一至此極也昔衛文公為狄所滅一意恢復卒能中興衛室為世所稱夫勸學必先敬教而後民始有所專主而不惑秀以為今欲勸民興學必先釋民疑釋民疑必先令各鄉村整頓鄉約時時集眾演說而鄉約演說尤必特謂尊崇孔孟為今日學堂第一要務然後趨之興學而田夫野老始恍然於

朝廷及

各憲汲汲勸學之苦心係為振興人才干城聖教並非背孔孟而學基督將感激零涕愧悔不遑互相勸勉共任義務以為願須臾無死復覩三代學校之興也然民疑釋矣學堂興矣而又



恐喜新厭故者他年流而忘返將謂八荒而遙不乏奇書可讀四海之外亦有聖人可欽又何必事事拘拘於孔孟為耶孔孟之教不遭焚坑而焚坑矣是他年之為不明者尤甚於今日之不明也秀乃忘己昏昏使人昭昭僭為孔孟圖歌兩卷冀吾鄉人朝夕觀覽諷詠永撥雲霧睹日月以為今日勸學之嚆矢而為他年維教之砥柱也是則秀區區纂撰之微意也夫  
光緒三十年三月念六日山左歷城江鍾秀

孔孟圖歌緣起

一歌詞 神奇鬼怪一切不經說部如封神演義等書皆撰有唱歌誘人諷詠最為人心之害歷代邪教之禍皆胎於是與其禁之不行徒滋煩擾何若本其誘人諷詠之意移之正學以端人心而消亂萌且東西各國教化愚氓婦孺之法皆撰有唱歌以感發其性情吾國鄉村愚氓婦孺教化久闕且六經四子文義太深即驟語之彼實難喻此條所關尤鉅是編首卷歌詞係於李君長春秀東處檢得抄本讀之知作者本江慎修先正聖蹟考編為歌詞俾人易記為功不淺惟惜姓名未載耳卷首僅

山左歷城江鍾秀壽臣歷山編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



有校正姓氏章南彭澤令會川歷城侯裕乾健堂蘇全孝子純  
蘇君校正尤詳增訂辨正十居三四煞費苦心為力甚鉅秀因  
即其原詞略為損益併特為注明宣講二字醒人眼目宣係高  
聲朗唱講係緩聲詳說體式較精但孟子為孔教指南吾國論  
道者久與孔子並稱之曰孔孟之道是孔子既有歌詞孟子亦  
不可無惜作者未暇及耳秀因復即孟子一生事蹟撰為俚歌  
併集為講詞書成質之

方伯鼎臣胡大公祖觀察郭介臣朱養田夫子及王君貢南黃  
君鳴九父台呂子幹韓芙洲夫子均尚為然至歌鄙俚太過係  
專為開化愚氓婦孺起見且祇以歌貫串孔孟之事俾庸愚易

誌鄙俚諒所不妨若兩卷所集講詞雖皆文言未暇演成白話  
然不過贅述以詳歌中所未能詳之事耳諒熱心教育諸大君  
子必能用方言俚語隨在指示俾不學愚氓婦孺皆能明白曉  
喻以去也

一圖像 吾國一切不經說部又皆繪有圖像誘人觀覽亦最  
為人心之害且東西各國教化愚氓婦孺之法又皆繪有圖像  
以悅怡其心目吾國鄉村愚氓婦孺教化久闕此條所係亦鉅  
是編均按孔子孟子一生事蹟擇其要者繪圖秀特逐節開寫  
大意訪聘王君元名宣甫侯君殿元捷三精心摹繪併特於首  
卷孔子像前繪日圖次卷孟子像前繪月圖俾宣講者時



時持以示眾庶愚氓婦孺一見即知孔孟為世上日月與天上日月無異至明至神終身信從永沐光輝不敢背叛自述雲霧一標題 兩卷圖像均以四字標名俾人易記秀特請樊君枝宜與陳君冰生兩父台按圖標寫樊君與體式欠妥者多所指正陳君不辭勞苦一一精心標寫均有功於茲編也

一校正 字句必須校正無訛方便觀聽兩卷均經陳彩三張鼎文兩夫子及嚴君彤臣武君敬伯併族伯心齋邱君漢庭悉心校正其繕清者則程君德馨王君子元孫君仲侯王君在善曲君立德及秀胞弟振清也且是原名孔孟圖解嗣經段媯尊廟員鴻飛晴霄改名為孔孟圖歌所以然者媯尊謂正學不明

第十二批

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此節為世大疑近世高郵孫遠人著檀弓論文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兩句為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鄭氏破慎為引無義理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如此讀之可為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



不淺

孔子圖歌序

日者凡星所藉以明者也孔子者凡人所藉以明者也天上無日萬古如長夜而天不明天不明則庶物不生世上無孔子萬古如長夢而世不明世不明則庶民不生何者物死於幽生於明民亦死於幽生於明且一人明而能推其明以及人極其所至則足以生無量數人一人不明而苟播其不明以及人極其所至亦足以死無量數人秀嘗考髮匪之難死人二千餘萬普天同憤實緣洪逆至惑不明課讀館內撤去孔子之位一事發端秀先曾大父母與先大父暨先伯大父母併先幼叔皆戰歿於咸豐時髮匪之難家大母暨家父母仰念先痛每遇家祭墓



掃輒涕泣不甘食者累日秀每睹家大母暨家父母此情此景未嘗不涕淚沾襟拔劍起呼思欲俾人人皆口孔子耳孔子目孔子手孔子無時無事不以尊崇孔子為心也孔子固凡人所藉以明者也即凡人所藉以生者也比之於天殆猶日也天上有日春夏秋冬以成世有孔子易書詩春秋以成春以養物易以養民夏以長物書以長民秋以收物詩以收民冬以藏物春秋以藏民養長收藏皆生也物不能外於春夏秋冬自尋生成民亦何能自外於易書詩春秋而自尋生成乎孔子贊易刪詩訂書修春秋集羣聖為一聖所謂超皇帝王而作萬世之師萃道德功力而垂萬世之統者也凡民當何如尊之崇之服之

事之奉為宗主而百變不能離之也乃近數年來正教不明庸愚心志無所寄託而奸民刁僧乃得乘隙各出其荒唐奇謬旁門邪說蠱惑愚民自張氣燄且恐其教之久而將敗也復假託吾聖賢仁義之說以自固或五日一會或十日一會夜聚晝散干名犯義令人心惻恐久又將釀為生民之鉅禍而不可收拾其患將有甚於洪逆者凡有血氣皆思挽救况秀之夙懷悲憤者乎而庸愚無識方且迷茫雲霧深入不返其亦思天無二日即世無兩至聖乎又何必舍此皦皦明日而自尋雲霧為耶倘得吾圖吾歌而翻然改就吾孔子焉其可謂能出幽谷而遷喬木矣庶皦皦明日不至永為雲霧所蔽也乎



光緒三十年三月念六日山左歷城江鍾秀

至聖孔子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一



孔子圖歌前引

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孔子無量數人中之至善也夫孔子既為無量數人中之至善則無量數人皆當止之矣然又非強人以所本無而因人以所固有也何者無量數人之心之中皆有一至善即無量數人之心之中皆有一孔子也然則今茲非宣講孔子也亦宣講無量數人之心之中之至善耳

江鍾秀謹注

引曰

說起孔夫子 聽者當盡知 若論生平事 誰能核其實  
聞來無的做 編部宣講詞 諸君請落坐 聽我提一提



尼山致禱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二



宣 常言道曲阜至聖萬古傳

那至聖父親原是叔梁紇

他為人性情嚴謹多勇武

生下了九箇閨女無有子

叔梁紇嫌他庶出難承繼

又向那同里顏氏求姻緣

按本姓解叔良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妻生孟皮一字伯

尼有足病乃復求婚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少曰徵在顏氏問

三女曰鄒邑大夫雖祖父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

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貧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

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

聽着我從頭至尾溯根源

在鄒地身為大夫做邑官

娶了个元配施氏最稱賢

多虧了妾氏產了伯尼男

就將他許配孔門作良緣

見丈夫六旬以上有餘年

暗地裏不住禱告尼邱山

總然是丈夫有失也心安

到過年生了一箇聖人男

生在那靈王二十有一年

即夏正八月廿七那一天

願學人牢記心懷不偽傳

按闕里誌孔子將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

講 這就是至聖孔子先師誕

論年干庚戌十月庚子日

他本是字表仲尼名孔邱

這尼山真實有神多靈爽

禱告着神靈保佑速生子

這尼山真實有神多靈爽

即爾能為矣遂以妻之

宣 這顏老聞聽季女說來話

有顏氏嫁於孔府廟中拜

恐怕他年歲高邁有閃失

禱告着神靈保佑速生子

這尼山真實有神多靈爽

他本是字表仲尼名孔邱

論年干庚戌十月庚子日

這就是至聖孔子先師誕

按闕里誌孔子將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



子繼衰周而為素王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以繡紱繫麟角信  
 宿而去孔子生時夜有二龍自天而降來附徵在之房又有  
 五老降庭則星之精也  
 宣可見他天生聖人傳道德  
 無怪乎萬世廟享祀名傳



俎豆禮容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四



宣

最可憐三歲不幸喪了父

鄰邑人將他殯在五父間

到了那六歲之時陳俎豆

演習的一切禮貌甚周全

又到了十九歲上完婚配

娶了那宋國賢女姓玆官

二十上仕於魯國為委吏

又生了伯魚名鯉是一男

二十一又在魯為司職吏

就是那孟子說他為耒田

講

按金氏通鑑前編司職吏註職讀為穢繫養犧牲之所

宣

二十二始教門徒在闕里

二十四聖母顏氏染黃泉

啟他父叔梁紇來合了葬

同埋在新遷塋地是防山

講

按歷聘紀年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

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

邪教競興愚氓孺爭入恐後惟繪孔孟之圖可以動其目惟  
編孔孟之歌可以動其耳自能棄闇投明逃雲霧而就日月至  
兩卷講詞不過備述以詳歌中所不能詳之事耳固不妨祇以  
圖歌括之也然家庭教育尤為緊要倘更以各家半通文義子  
弟每多背其父兄私購各種小說及一切淫曲褻詞無事之時  
藉以消悶看畢併傳與同輩津津道之一以傳十十以傳百誨  
盜誨淫遂使人壞盡心術誣惑終身今即令移其購小說詞曲  
者購此則圖可悅目歌可悅口而講詞既屬文言未免半解半  
疑其疑者自必思問以釋其疑庶有以引其好學之心而消其  
淫盜之念矣從此家置一編人手一卷日日食作之餘及風朝



雨夕父持以教其子兄持以教其弟夫持以教其婦家主持以  
 教其奴僕吾知孔孟正學不勞而自明矣况近來東西各國喜  
 讀儒書者所在皆有往往向孔府孟府求至聖亞聖傳誌彼國  
 素重圖像又重唱歌而唱歌尤以最俚易曉者為佳茲編若能  
 付印流傳彼必樂購譯行海外花之安五百年後孔教徧行全  
 球之言亦可於是編基之矣豈僅為鄉約宣講設哉



學琴師襄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六



宣二十七正值邾子來朝魯

二十九又學琴於師襄子

孔夫子去到國襄詳問官  
真箇是文王為人可見焉

講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室也青鳥

孔孟圖歌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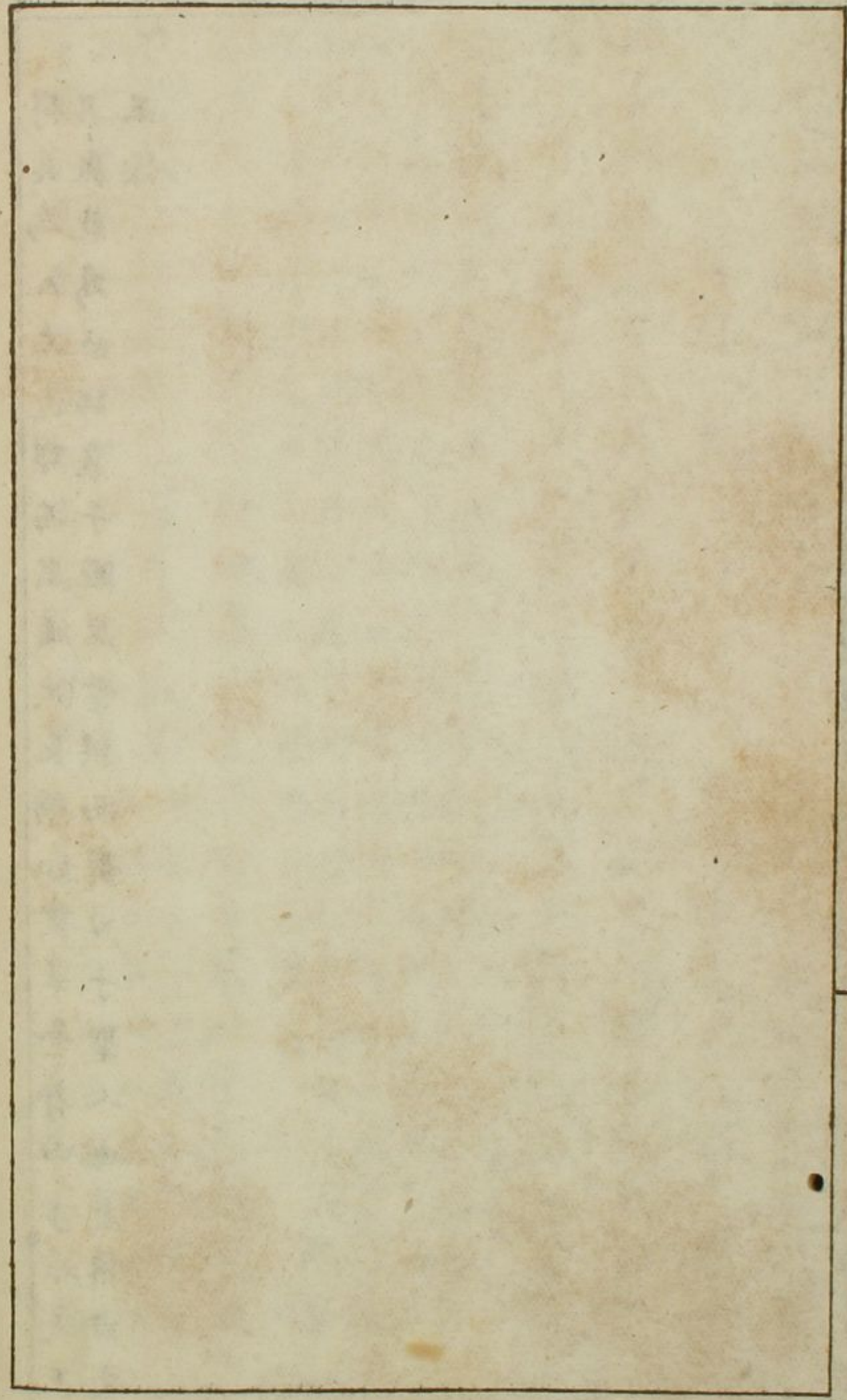
得其為人矣近繼而黑頰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  
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  
王操



孔孟圖歌

問禮老聃

卷之一





宣

三十四聖人適周學大業

正是那昭公二十有四年

幸魯君給他一車共兩馬

纔與那南宮敬叔去朝天

講

按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謂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

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少而學禮汝必師

之今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

以乘馬資之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至周

宣

孔夫子一車兩馬適周國

正是那昭公二十有四年

見了那猶龍老子先學禮

又合那長宏牟賈把樂談

觀了觀明堂四門真莊樣

看了看周公抱主朝金鑿

又到了太祖后稷廟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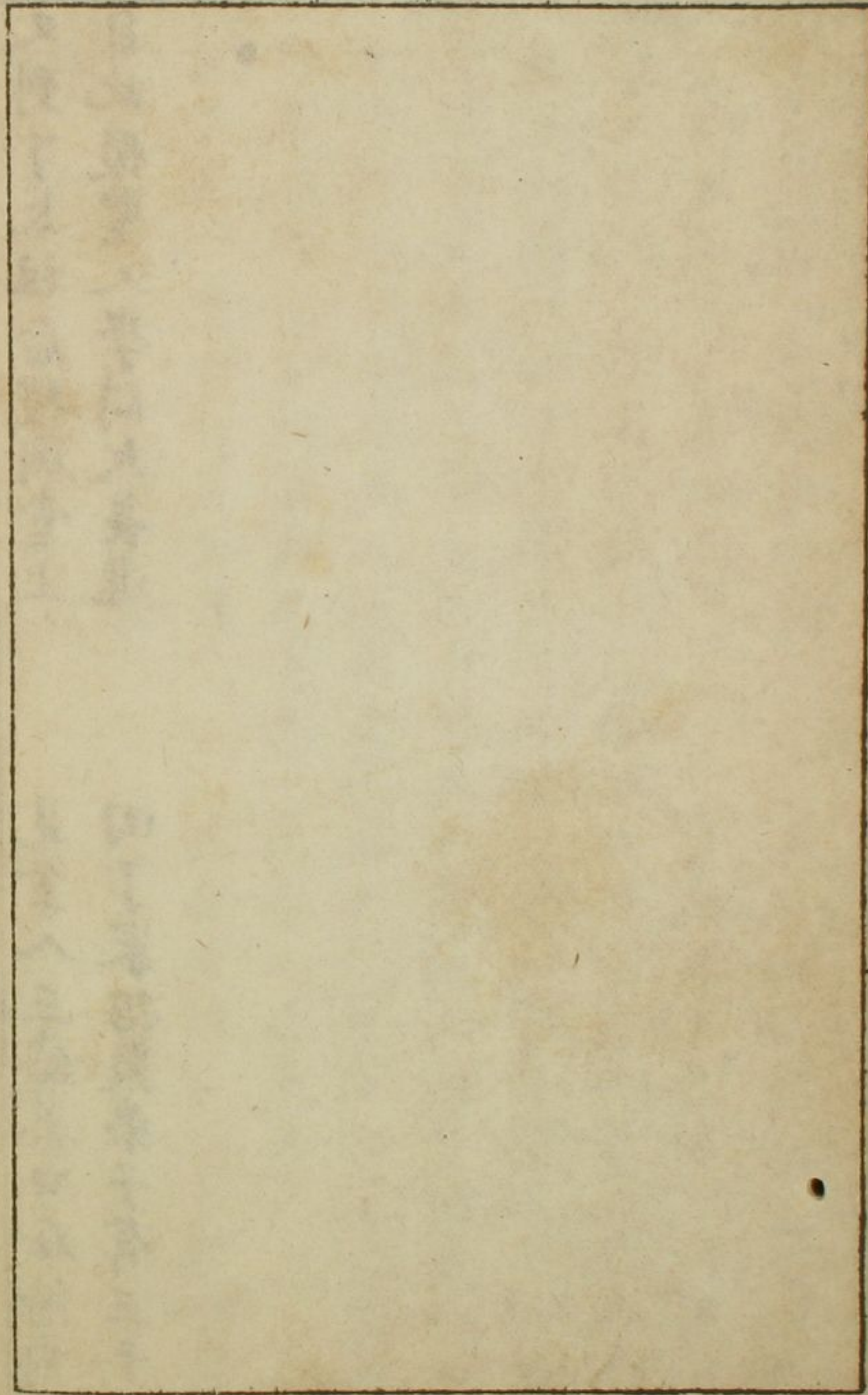
見金人三緘其口在階前

自此後聖人學問大長進

回了家招聚弟子有三千



商羊知雨





宣

三十五正值魯國干戈動  
把主子趕出魯國向齊去

有一箇強臣季氏專大權

正是那昭公二十有五年

孔夫子心中不悅思去魯

要向那齊國以裏把身安

講

按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  
遂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左右  
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釐王變文武  
之制作華麗之飾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傾左右報  
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又有一足  
鳥舒翅而跳齊侯使人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

宣

昔有兒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其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  
今齊有之其應之矣宜急使民治溝渠修隄防傾之大霖雨  
水泛溢惟齊有備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齊景公見了孔子心歡喜

喜的是水來有備而無患

孔夫子指望景公能大用

因此上在齊住了穀一年

行說着孔子年紀三十七

想當時又還魯國教諸賢

這一年趕着季札長子死

死之後將就葬於贏博間

這贏博雖是齊地卻近魯

孔夫子曾由魯國去往觀

足見他當時行蹤還在魯

正是那昭公二十有七年

自此後孔子行旌往齊國

齊景公待他心裏甚喜歡



四十二在齊景公來問政  
因封他廩邱之地辭不受  
誰料想賢如晏嬰多阻擋

對他說君君臣臣公悅焉  
到改日又要封以尼谿田  
公又有吾老不能用之言



退修詩書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十二



宣 孔夫子因此在此齊絕了望  
 宣 這時節聖人去齊復歸魯  
 宣 不得不還魯設教於杏壇  
 宣 正是那昭公三十有二年  
 宣 按史記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  
 宣 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  
 宣 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宣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  
 宣 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云云孔子遂行反乎衛  
 宣 四十七退修詩書共禮樂  
 宣 諸弟子遠方來者盡英賢  
 宣 這時節定公五年正教讀  
 宣 又把那土怪續羊辨一番





宣

五十歲陽虎作亂敗了陣  
又有箇公山弗擾以費畔

魯定公至今坐了已八載

講

按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為畔其實未嘗據邑  
興兵也朱子集註陽虎共執桓子乃因史記之文其實非共  
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與蒲圃為前驅以監之耳  
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呂蓋在其後是年為中都宰矣

講

五十一孔子還為中都宰

五十二官又陞為大司寇

衙門中相傳赦了父子訟

偷着那寶玉大弓逃外邊

雖使人來召孔聖也枉然

孔聖人始宰中都做小官

這一年陞到司空如鸞遷

想當初民未知教實可憐

惹得那季孫聽見不耐煩

殊不知聖人作用超凡俗

自古道猛濟寬來寬濟猛

豈果然重載許登百仞山  
願後世長國家者仔細參

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控執之三月  
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  
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  
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  
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之敗  
不可斬也犴獄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  
故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  
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十四



夾谷會齊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十五

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  
 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從而刑之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  
 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



宣  
且不表司寇孔某教黎元  
想當年齊景誤聽犁鉏計  
他只說孔某知禮而無勇  
暗吩咐萊夷人眾齊動手  
誰料想有文事者有武備  
孔夫子只消階前幾句話  
若不是制伏齊人經三次  
只見那景公羞愧來謝過  
請查看春秋左傳者椿事  
再向那夾谷會上看事端  
貌視我孔老夫子是文官  
因此上外雖合好內藏奸  
生劫那魯國君臣勢不難  
自來的將軍號令嚴如山  
立教那一些虎狼不動馬  
怎能令齊國君臣心膽寒  
急忙忙使人還我汶陽田  
明記在魯國定公第十年  
按左傳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夾谷孔

邱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  
齋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齋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  
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遂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  
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  
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  
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  
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社稷也用社稷君辱棄禮名惡子盍



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春秋註四邑皆汶陽之田

禮三墮都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十七



因上年齊國還我汶陽田  
至今歲聖人仍為司寇官  
行說着孔子行年五十四  
一時襄墮都出甲正大權  
通國人袞衣章甫興謳誦  
果然是設法不用民無姦  
這些事載在家語孔叢子  
又曾見春秋定公十二年  
講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邱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家語孔子五十四歲為政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從三  
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途道  
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孔叢子初為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

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爰得我  
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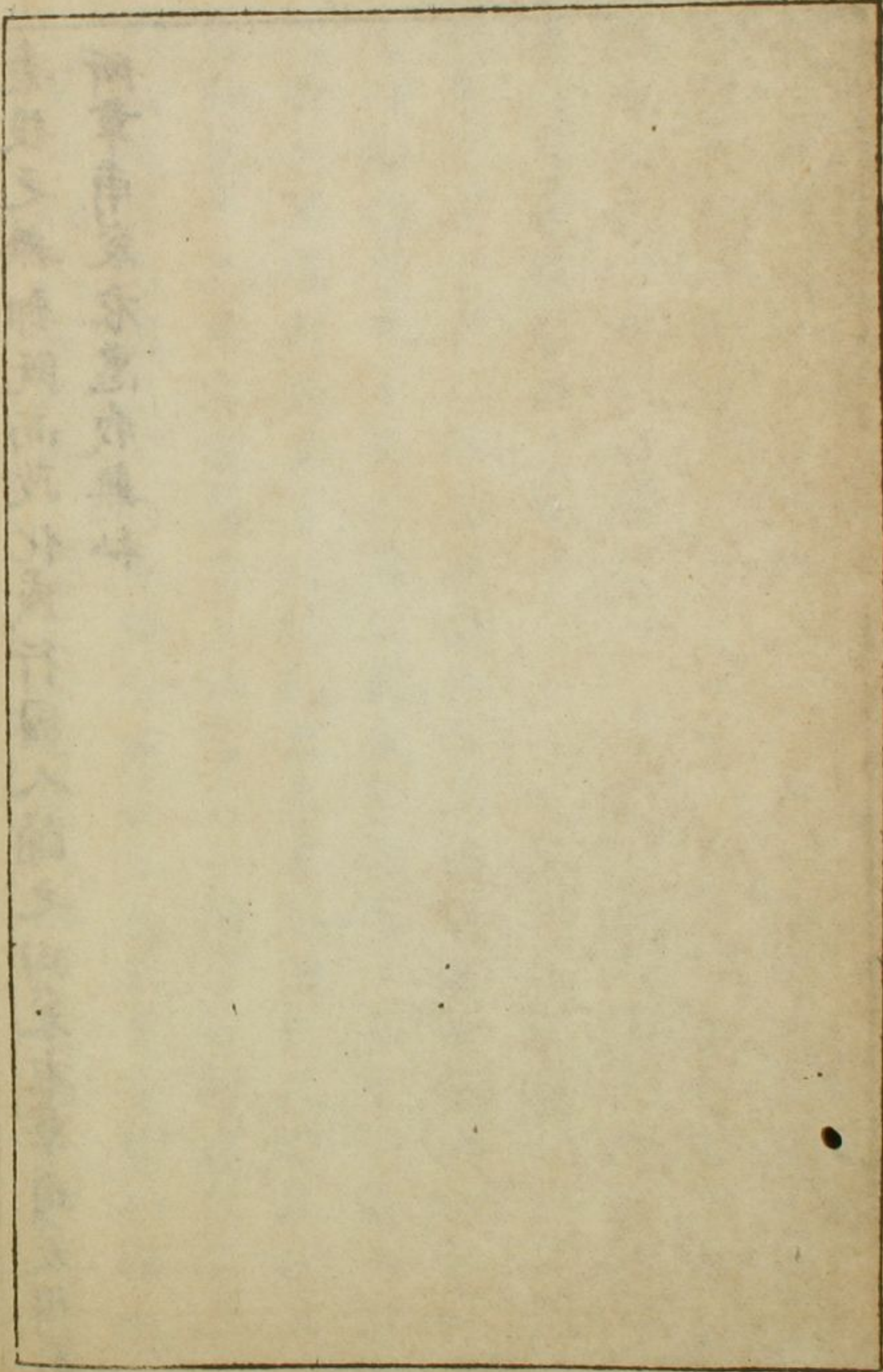
因幡去魯



孔孟圖歌

卷之一

十九





宣

孔夫子自從做了司寇官

制度的國又奉來民又安

幾幾乎聖道大行魯國治

實指望東周可為在此間

不料想齊人生計歸女樂

擺列着文馬康樂在城南

李桓子微服往觀心裏動

遂邀着魯君同去看一番

君臣賦荒於聲色不理事

只見他三日不朝似瘋癲

想當時聖人年紀五十五

正在那定公一十有三年

講

按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先

為之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

地庸違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家語作舞容機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

外高門城也李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

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近郊地名

宣

孔夫子拿定主意要去魯

行說着時節到了南郊日

最可憐苟且了事只當戲

孔夫子趁此機會難留住

這一去宿乎南郭近郊地

按史記孔子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二十







宣  
孔夫子歌聲已畢遂適衛  
衛靈公見了孔子心歡喜  
這一年孔子還是五十五  
到過年孔子就是五十六  
衛靈公養賢終是虛懸套

因上那顏譽由家把身安  
立刻時致粟六萬養高賢  
仍在那定公一十有三年  
在衛國住了十月心不安  
我夫子周遊他豈肯素餐

匡人解圍



孔孟圖歌



宣 打算着去了衛國適陳國 這路程須從匡地過一番  
講 按一統志匡城在大名府開州長匡縣西南十五里  
宣 不料想聖人今日過匡地 偏因為他的貌像惹禍端  
他本是道高德厚孔夫子 這匡人將他誤作陽虎看  
匡簡子令旗一擺人馬動 把聖人圍的一似九重山  
總有那折天補地神妙手 誰能保夫子性命全不全  
倘若是匡地死了尼山叟 誰可能傳道來世萬萬年  
誰可能序書斷自唐虞世 誰可能剛詩只存三百篇  
誰可能纂修春秋寓褒貶 誰可能繫彖周易有文言  
又誰能訂禮正樂有確見 又誰能見隼識矢有真傳

又誰能於吳認得防風骨 又誰能於楚認得萍實甜  
咱這裏緘口莫言未來事 先說那雄冠劍佩勇士馬  
有子路怒髮沖冠要出馬 眼睜睜一場大戰在當前  
說仲由爾今不必發急躁 且從容平心靜氣聽我言  
咱合這匡人無讐又無恨 這兵馬並非無因而至前  
想一想中天之世苗民反 有虞舜他卻舞羽並舞干  
爾看他文德一敷狼煙滅 咱何不彈一番來歌一番  
但見那子路彈琴夫子和 實在是曲奏三終解甲還  
講 按史記孔子過匡時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  
彼缺也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



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由歌予  
 和子路彈琴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史記謂使  
 從者為甯  
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謬甚此時豈有甯武子



禮見南子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二十四



宣  
 孔夫子去匡不下黃河南  
 過蒲邑孔子行旌又反衛  
 合前算自從去衛到今日  
 暫向那蘧伯玉家把身歇  
 適遇着舊館人死方營葬  
 這一年五十六歲還在衛  
 講  
 按史記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檀弓孔子之衛  
 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史記靈  
 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  
 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西北路要過蒲邑把風觀  
 這就是一年兩次至衛間  
 不過是待了箇月零幾天  
 真正是聖賢相知分外甜  
 孔夫子弔喪之後又脫驂  
 偏有那夫人南子願見焉

夫人在締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南子自帷再拜環珮玉  
 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宣  
 孔子為至聖 英名天下傳 一朝至衛國 南子願見焉  
 出於不得已 因此去面參  
 孔夫子去見小君禮當然  
 一入門北面稽首將他拜  
 常言道聖人無可無不可  
 暗說道光明正大是夫子  
 那子路霎時帶出不悅色  
 遂說道予所否者天必厭  
 他本是不緇不磷白且堅  
 這南子帷中還禮玉聲喧  
 倒惹的子路心裏不喜歡  
 今日去見此淫婦是何緣  
 孔夫子自己心裏甚正焉  
 爾休要胡思亂想起疑端



且不言師徒二人爭長短  
 再把那衛靈公來表一番  
 講按史記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駟乘出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醜之去衛過曹去曹適宋  
 宣衛靈公愛上南子色傾國  
 既是那太監雍渠為駟乘  
 他兩箇無恥夫婦不嫌醜  
 有一日同坐車中去遊觀  
 又使那魯國聖人向馬前  
 孔夫子誠是不以為然焉

宋人伐木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二十六



因此上去了衛國過曹地  
 師徒們檀樹以下正習禮  
 領兵來伐了檀樹往前趕  
 此一時從遊弟子皆恐懼  
 也就着這箇光景不大好  
 這一年孔子仍是五十六  
 按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  
 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之適鄭

要向那宋國以裏把身安  
 又來了司馬桓魋把臉翻  
 要殺那道高德厚孔聖焉  
 孔子說天生德予不相干  
 急忙忙換了衣服過宋關  
 還在那定公一十有四年

講

實

骨辨防風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二十七



既脫了宋國患難又適鄭  
有鄭人見了子貢褒且貶  
我看他顙上恰似堯一樣  
腰以下不及禹王有三寸  
有子貢見了孔子學一遍  
論起來形狀未事不要緊  
急忙忙過了鄭國投陳國  
他二人風雨談心結契好  
按史記孔子五十七歲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並子產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家之犬至陳主司城貞子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  
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而戮之其骨專車此  
為大矣又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楛木石弩為矢  
長尺有咫八寸陳湣氏皆魯語家語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  
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楛矢以分太  
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宣  
孔夫子博古通今天下傳  
有吳國得了骨節專車大  
孔夫子從頭至尾說來歷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二十八

冷清清一人獨立東門前  
便說道現有一人在東關  
又搭上皋陶之項子產肩  
累累然好像一箇喪家犬  
孔夫子忻然而喜便開言  
說我似喪家之犬大不然  
要向那司城貞子把身安  
又有那吳國使臣問事端  
驚動的列國人人仰高山  
因使人來到陳國問一番  
使者說夫子真來如神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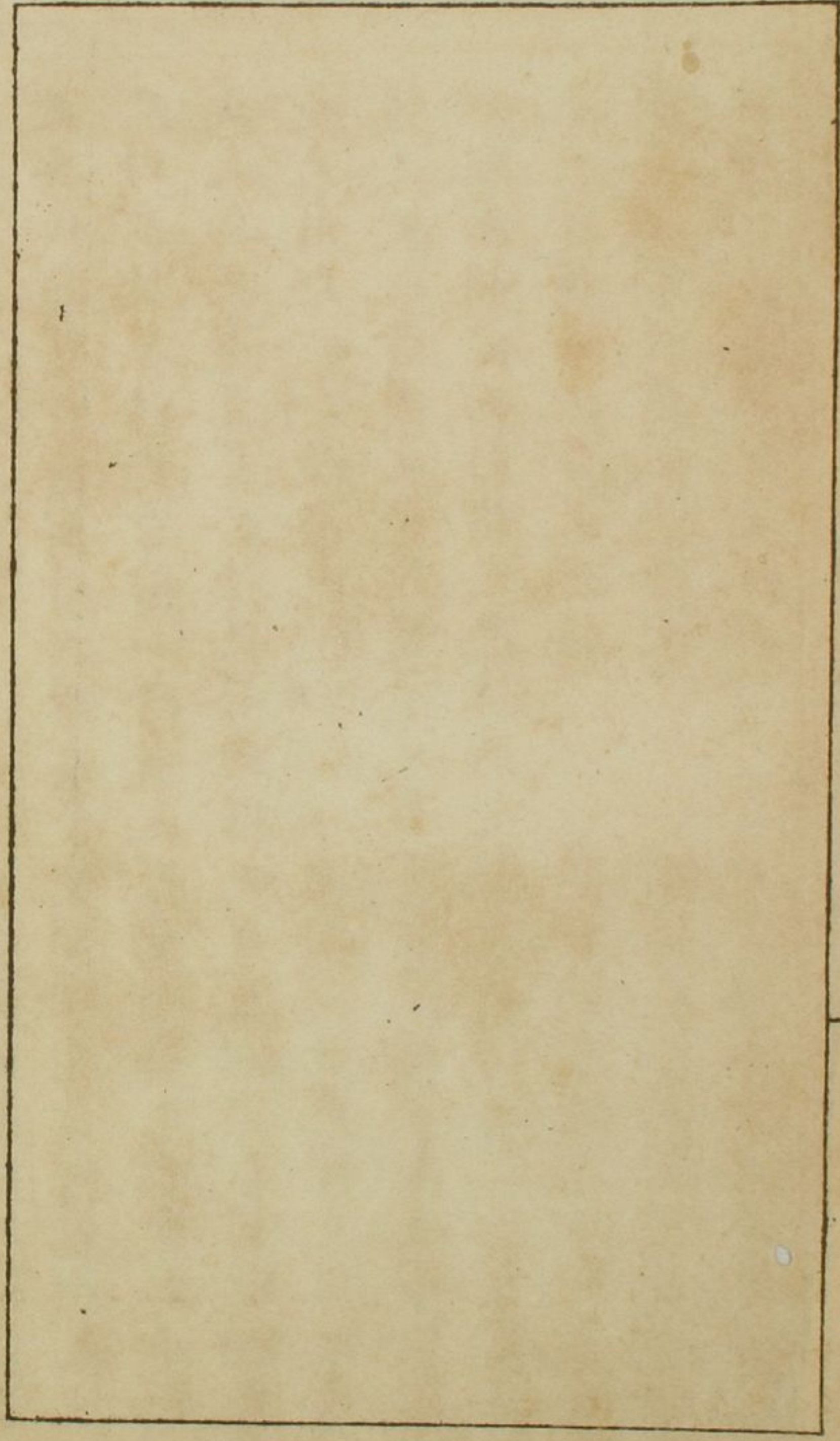


孔孟圖歌

桔矢貫年

卷之一

二十九





宣  
又遇着陳國飛來一隼鳥  
那隼鳥身帶枯矢着了重  
因此纔使人來問孔夫子  
便說道此鳥來的委實遠  
昔武王平定殷亂得天下  
論長短要有一尺零八寸  
周天子分封諸侯昭令德  
陳潛公使人入庫觀此箭  
這都是孔子在陳兩件事

從空中落將下地死庭前  
陳潛公看見這事起疑端  
孔夫子從頭至尾訴根源  
這樣箭惟獨肅慎纔有焉  
肅慎氏拿着此箭獻金鑿  
箭頭上安着石砮利且堅  
將此箭賜於陳國藏庫間  
纔服了孔子真來如神然  
那時節仍在定公十五年



孔孟圖歌



宣  
行說着孔子年紀五十八  
因此纔去了陳國過蒲縣  
公叔氏止住孔子不得動  
要問他姓名就是公良孺  
把一些蒲人殺的心膽寒  
爾若是不適衛國吾出子  
他兩箇盟誓之言纔講罷  
有子貢還說盟言不可背  
南華經曾載孔子削迹事

又遇着吳王侵陳國不安  
有蒲人據邑興兵起狼煙  
有一箇武勇弟子怒冲冠  
他自己舍生忘死鬪陣前  
他纔肯合我夫子立盟言  
孔子說我就合爾盟一番  
孔夫子竟向衛國又還轅  
要盟也神必不聽這一番  
約略着就在去蒲適衛間



西河返駕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十一



宣

衛靈公聞聽孔子來迎接

論語上期月三年一節話

想當時中牟邑宰佛肸畔

安排着急忙去衛適晉國

孔夫子臨河而歎遂返駕

講

按史記孔子居陳之歲吳侵陳陳被寇於是去陳過蒲會公

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鬪甚疾蒲人

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

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必不聽莊子言則述於衛在此時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

終就是不能實用又徒然

就是我夫子此時發的歎

雖使人來召孔聖也枉然

又聽的簡子一朝殺兩賢

便說道邱之不濟命由天

有用我者云云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仲行氏伐中牟  
 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  
 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  
 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  
 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夫  
 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况於人乎乃還息陬鄉作陬操  
家語作以哀之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  
 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凰不識珍寶鴟鵂眷言顧之慘然心  
 悲中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十二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十三



息既傷予道傷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盧從吾所好其  
樂只且



宣  
 孔夫子作歌已畢又適衛  
 這又是孔子一年兩至衛  
 這時節孔子年紀五十九  
 衛靈公不知問禮來問陣

還向那蘧伯玉家把身安  
 合起來共總算是有四番  
 又見那衛國靈公一老瞞  
 又搭上仰視蜚鴻慢待賢



知魯廟災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十四



宣孔夫子舍了衛國向陳去

朱子後歷代名儒多考正

行說着聖人年紀六十歲

有一日在陳聞知魯失火

他兩箇功德不足親又盡

既而那魯國使者以實告

此一時康子欲召又不召

講按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六十歲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以親盡不毀故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

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

莫說是在陳絕糧有傳言

今移在魯國哀公第五年

方在那哀公三年五月間

就知道桓公僖公遭天譴

遭這樣天火燒毀理當然

這陳侯又服孔子如神焉

孔夫子在陳就有歸與歎

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

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  
又用之不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召誰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  
人召冉求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  
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此哀公四年事也是時蔡已遷於州萊上蔡  
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叙蔡事非是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  
與蔡何與焉

宣季桓子身帶重病有遺言

季康子聽從父命聘孔子

現放着至德孔子不去召

總就是足民之才也有用

囑咐他兒子名肥聘尼山

偏有那公之魚來加論言

單單的召那冉求何意焉

那赶上聖人經濟十分全



最可惜別國不用魯亦舍  
 孔夫子因此就有歸與歎  
 到明年孔子年紀六十一  
 有冉求自陳歸魯仕於季

再指望吾道大行難上難  
 想着那吾黨小子是狂狷  
 正在那魯國哀公第四年  
 孔夫子去了陳國向蔡遷

在陳絕糧



孔孟圖歌

卷之一

三十六



宣  
我有心接說陳蔡絕糧事

先把那後儒辨正提一番

講  
按史記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辨之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朱子之辨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也孟子云君子厄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考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哀公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則吳陳相距數百里中間絕隔不得言陳蔡之間矣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公四年自陳迂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葉如蔡蓋故

蔡邑葉公兼治之孔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

在陳絕糧別一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也謹按孔子自陳如蔡似由

子月合以周正過年矣故絕糧事雖當哀公四年自陳迂蔡時而敘事者終必記在哀公五年孔子六十二歲時也是時陳尚被冠孔子行未必饑餓故蔡地屬楚葉公又不知孔子來故也

宣  
今考定孔子絕糧陳蔡間當在那六十二歲哀五年

都說是陳蔡之厄在此際

按一按史記家語有此論

孔安國昔日也曾有舊註

孔夫子不居亂邦適蔡國

倘若楚國昭王聘孔子

這一時蔡國遷入吳國去

若說是陳蔡興兵還細參  
朱夫子早斷此事大不然  
嘗說道吳國伐陳陳不安  
因此纔路途以上之費焉  
那陳蔡安敢興兵圍聖賢  
刺下些城郭府市屬荆蠻



沈諸梁雖在業邑為縣尹  
孔夫子欲就葉公因適蔡  
這纔是陳蔡之阮實跡事

封的他蔡國地面管的全  
適遇着資斧乏絕受艱難  
正在那魯國哀公第五年

講按陳蔡之間孔子六十二歲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  
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  
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  
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明日免於厄  
遂如蔡如葉



子西阻封



宣  
咱再說魯家哀公第六年

沈諸梁虛心前席來問政

自此後去了葉邑遂如楚

楚昭王使人奉迎到公館

想當年將封書社七百里

不料想賢如子西多阻當

講  
按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人問孔子孔子曰

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野問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以知之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

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人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淵者乎

這一時孔子年紀六十三

便有那近悅遠來一席言

又遇着沮溺耦耕問津焉

有一日訪問萍實如蜜甜

實指望大行其道在荆蠻

孔夫子自楚過蔡入衛間

將帥有如子貢者乎官尹有如宰我者乎夫文王武王卒王天下令

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孔子乃自楚反蔡復入衛

宣  
楚昭王聽信子西不用賢

這一時靈公已死衛輒立

還想着正正名分是本願

不過是公養之任猶或可

這又是孔子末年適衛事

再往前六十四五六十六

及到了哀公十年六十七

講  
按年譜哀公十年夫人拜官氏卒昔人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

孔夫子自楚過蔡入衛間

適遇着興兵拒父起禍端

豈肯在無父之國去做官

他這纔居衛數月稍遲延

到今日合前算來有五番

這三年清靜無事把道傳

大不幸死了賢妻氏拜官







宣  
轉眼間到了哀公十一年  
仗義勇用矛於齊郊之戰  
季康子便問從誰學軍旅  
冉求說我能軍旅非關性  
季康子因使三人聘孔子  
這一時孔子年紀六十八  
按史記冉求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  
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  
欲召之則毋小人間之康子遂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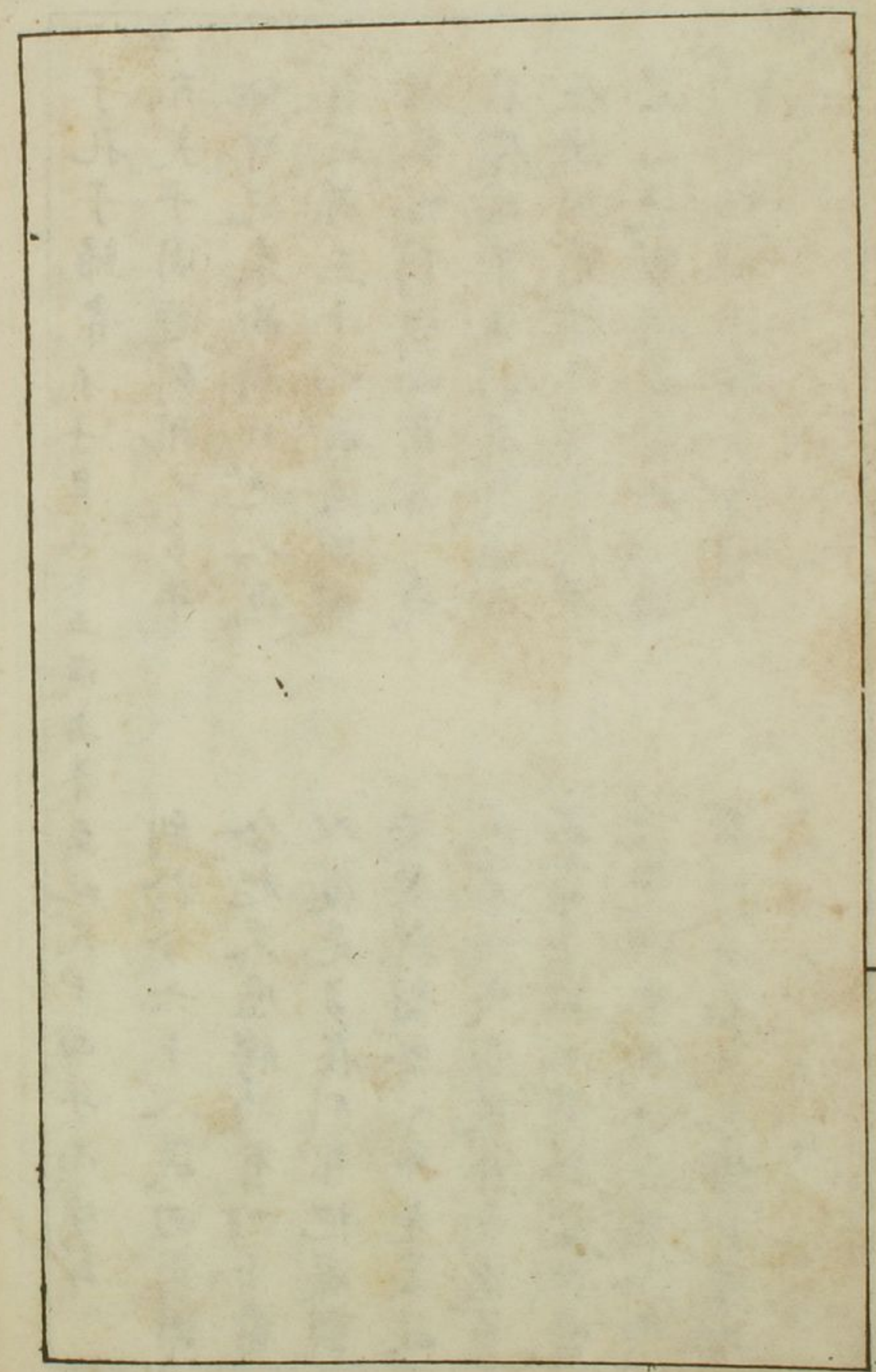
急回來再表冉求一名賢  
有魯人見他軍功甚喜歡  
立獲了八十甲首獻陣前  
原來是學於孔子纔能諳  
他這纔舍了衛地還家園  
合從前去魯已隔十四年

講

宣  
子孔子歸魯 孔子自五十五歲去魯至此凡十四年而始歸  
孔夫子周遊列邦已多年  
他曾說東西南北之人也  
自從那三十四歲適周國  
在齊國前後兩番皆一歲  
在衛國前後共算有五次  
在陳國前後二次皆年半  
不必提宋鄭蒲曹只一過  
從可知列邦除了魯以外

到於今六十八歲回家園  
合起來應聘約有四十番  
以後是多在列邦把風觀  
若要說留齊七年是妄談  
也不過或居數月或周年  
畢竟是無人認得聖與賢  
就是那楚國往還僅一年  
果然是未嘗有終三年淹







宣  
看起來父母之邦還好些  
自從那為兒嬉戲居於魯  
往後說三十七歲又返魯  
而獨有四十三到五十五  
曾記得前八年內皆教學  
自從那五十五歲去魯國  
在他邦已經受過多少苦  
庸詎知籬菊不從秋後發  
庸詎知蒼松不顯於歲暮  
庸詎知太公發時已耄耄

再聽我撮其大略訴根源  
二十二教學到了三十三  
連過了五箇年頭在杏壇  
於本國一連住了十三年  
到了那後五年裏做的官  
直到今六十八歲始還轅  
庸詎知今日聘來不回甘  
庸詎知嶺梅不放雪中研  
庸詎知青萍不終遇薛下  
我今日竟不更與在晚年

孔夫子指望老來能大用

最可惜末年歸魯魯不用

誰料想終身出世更無緣  
因作了邱陵一歌自傷歎

講

按孔叢子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用也故孔子作邱陵之

歌曰登彼邱陵音施邈音其阪以音其阪諸侯音施邈音其阪長音其阪道在邇求之若遠遂

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爾也秦鬱確其高粱甫迴連枳

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音潺湲秦山

之下小山指三桓也史記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禮序書

傳禮記語魯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也又晚而喜易序彖繫象卦

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彬彬矣

宣  
孔夫子末年歸魯魯不用

又把那詩書禮樂論一番



西狩獲麟



還想着學學易經能寡過  
杏壇上師徒聚首最可樂  
行說着孔子年紀六十九  
又不幸孔子到了七十歲

因禱告上天於我加數年  
指望看吾黨以內把道傳  
把一箇伯魚兒子染黃泉  
死了箇得意徒弟是顏淵



宣又不幸孔子到了七十一

忽見那魯人得麟淚連連

講按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微者其名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七十一歲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曰吾道窮矣註元和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宣最可傷麒麟來在大野間那本是麒麟送子祥瑞非有魯人不知此物胡談論暗說道誰為來哉誰為主不覺的反袂拭面流痛淚

昔年時曾吐玉書闕里傳今日裏世無王者奚至前孔夫子聞聽此言便開觀就知道吾道大行難上難只見他哭一番來歌一番

講

按孔叢子孔子作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史記乃因魯史作春秋叙十二公事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宣孔夫子見了麒麟暗傷歎十二公記事纂言按次序大聖人筆則筆來削則削敘到這西獲獲麟絕了筆

遂把那春秋一書編一番大約是尊王賤霸一席言在游夏就是一字不能添論時節方在哀公十四年







宣到過年子路死於孔悝難  
畢竟是七十一二還平穩

四月裏做了一夢最不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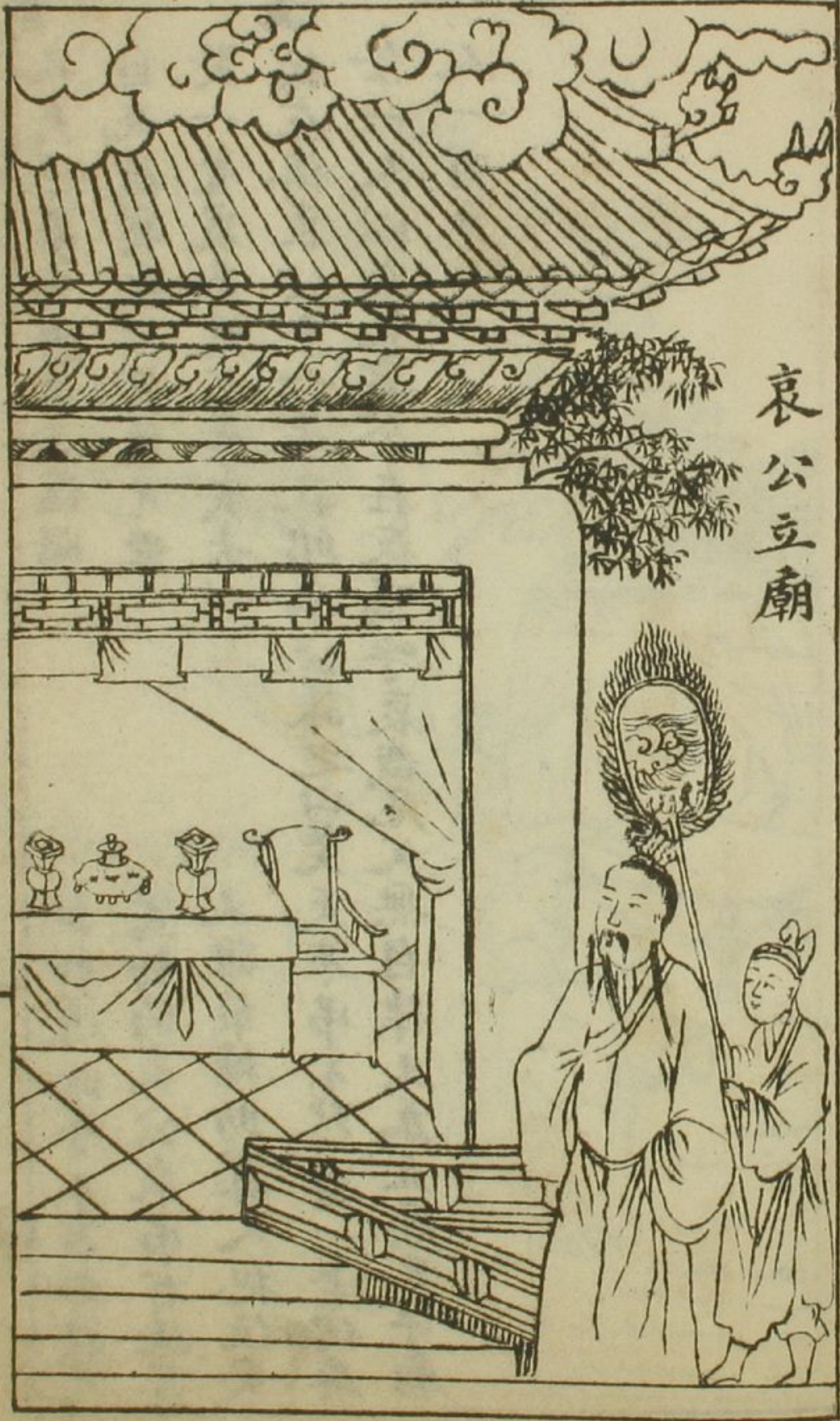
孔子說祝余祝余屢傷歎  
最不幸七十三上塌了天

到了那己丑日子染黃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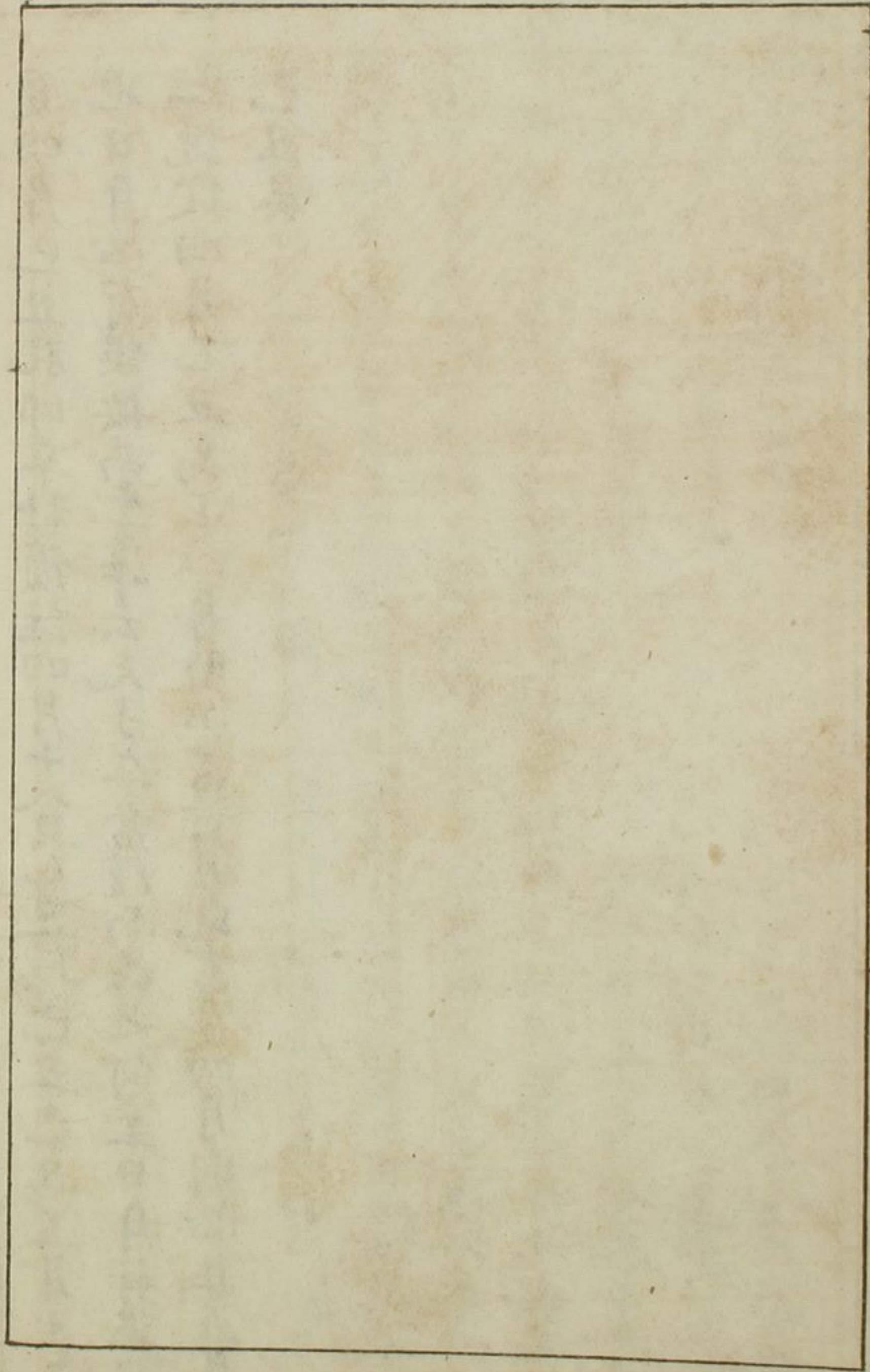
講按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問之曰太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邱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春秋續經哀公十六年壬戌

夏四月己丑孔邱卒杜預註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也日月必有誤按馮李詳云夫子卒當謹而志之何至日月有誤耶二說從四月乙丑為正以每時必書首月既書夏四月則必非五月己丑矣





哀公立廟





宣  
孔夫子夢中坐奠兩楹間  
自此後寢疾七日棄凡世  
哭一聲哀哉尼父棄我去  
講按左傳哀公十六年孔邱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僮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又為立廟置守廟  
人一百戶

就知道此夢不吉命歸天  
驚動的哀公來弔有諫言  
又誰能輔助寡人把位安

治任別歸





宣此一時子貢為長主喪事

所用的夏商殷周三王禮

衆門人心喪三年將分散

講

按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宣衆門人你南我北回家去

這俱是至聖一生真實蹟

倘學者再三歌詠熟記住

俺這裏一言難盡孔子傳

公西氏執掌殯葬禮周全

葬埋在魯國城北泗水間

進門來見了子貢心慟酸

惟子貢築室獨居又三年

今日裏從頭至尾訴根源

也得算攻錯之石在他山

纔惹得窗下費了紙幾篇

孔子圖歌後結

中庸曰天命之為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是道乃無量數人之道非孔子一人之道也乃言道而獨歸孔

子一人者何哉孔子能凝無量數人之道為道也且道冥冥漠漠

不可得而見惟以不可見之道而化為可見之人俾無量數人皆奉

之以為宗斯道不可見而可見也夫聖人多矣從未有以孔為氏

者乃天獨生至聖於孔氏之家豈無意哉說文云孔者通也天將

使無量數人皆號道為孔道則必使至聖生於孔氏之家庶無量

數人稱名思義曰孔道者即通道也然則今茲非宣講孔子之道

也亦仍宣講無量數人之通道耳

江鍾秀謹注

結曰



說完孔夫子  
有時無的做

聽者已盡知  
當思宣講詞

若論生平事  
諸君請回去

此能核其實  
各自提一提







